

暴雨+台风,古建筑还能撑多久

牛市64号清代老宅摇摇欲坠

住户提心吊胆:担心房子会倒;文物部门为难:私人产权无法插手



牛市64号古建筑已残破不堪,楼上无人居住的房间房顶破了一个大洞 现代快报记者 徐洋 摄



200岁的牛市64号清代老宅里的居民最近的日子不好过。现代快报记者昨天来到这座古建筑,发现木质墙体和地板在一轮接一轮强降雨的浸泡下已经变形,前两天又赶上台风,这所老房子已经岌岌可危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张希为

现状:房顶破了个大窟窿

昨天下午,现代快报记者来到牛市64号。这所老房子周围已经被围挡拦住,工地上机器轰鸣,工人们正在施工。一座破败的古建筑立在工地的最里面,显得格格不入。

越过一堆杂草乱石,记者来到牛市64号门口,斑驳的墙面上嵌着“秦淮区文物保护单位”和“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”的文保标志牌。

推门进去,就有一种潮湿阴冷的感觉,木质天花板、地板、楼梯上全是湿漉漉的。住户介绍,前阵子雨下得太大,黄梅天又太潮,水到现在还没干。对面木质结构的跑马楼残破不堪,曾经精致的雕栏漏窗现在成了断壁残垣。

老宅现在住了5户人家,东边仍有人居住,西边已被征收。住户王女士带着记者上二楼,走进已经被

征收的那间房,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门板已经摇摇欲坠,房顶上破了个大窟窿,地板由于被雨水浸泡太久,木头已经烂了。最近工地施工,西边楼上已经有些摇摇欲坠了,住户们请人做了个简易的木头支架,撑在房梁上。

住户:每天都提心吊胆

“只要工地有大型的机器过去,我们的房子就开始摇动。”住户蒋阿姨说,“前阵子下暴雨,外面下多大雨,房子里面就下多大雨,我们每天都要用几个大脚盆接水。”而前几天的台风,更是让住户们揪心,生怕瓦片被吹走了。

今年初,和牛市64号相连的南京颜料坊49号清代老宅就是因野蛮施工遭到毁坏。在南京市文广新局的敦促下,施工方立即停工对损坏的古建筑进行修缮。

现代快报记者看到,只有一墙之隔,颜料坊49号已修缮一新,和被破败的牛市64号形成鲜明对比。

“我们每天都担心房子会不会倒,过得提心吊胆。”住户蒋女士一家已经在颜料坊孤守9年了,她从出生就住在这里,10多户人家住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。“当年这个院子还是很热闹的,大家没事串个门,过年的时候还在院子里表演节目呢。”

牛市64号古民居始建于清道光年间,靠近牛市大门的一进保存有跑马楼,留有大量精美的木雕、砖雕。2006年,牛市64号古民居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同年,其所在的颜料坊、牛市地块拆迁,这里也成了一座“孤岛”。

文物部门:住着人不好修

既然是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,那文物部门怎么不对它进行保护修

缮呢?南京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,他们也希望市级文物能早日得到修缮,目的虽然和居民一致,但就是走不到一块去。

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,牛市64号的产权属于私人。之前老城南曾经有过两轮拆迁,但是牛市64号的征收补偿一直没有谈妥,还有5户人家不肯搬走。

既然属于私有产权,那文物保护单位也不能剥夺对所有权的保护。南京市文物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,如果老宅的所有者不具备修缮能力的话,应该向政府提出申请。

而且,目前来看,要进行修缮也不现实。早在2010年,南京市文物局就通过了牛市64号—颜料坊49号清代古建筑群的修缮方案,由于老宅状况非常差,必须整体大修,而牛市64号住了人,不好修。

5岁男孩从11楼坠亡 暑期儿童安全要注意

昨天下午1时许,在南京浦口区明发滨江新城二期,一名5岁男孩从11楼家中坠下,送至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。家人悲痛不已。

昨天下午两点多,记者赶至该小区后发现,事发楼下已由警方拉起了警戒线,11楼事发住户的一扇小窗打开着,据称孩子就是从这儿坠落的。

记者观察发现,该楼共18层,4楼以下的住户几乎都安装了防盗网等防护措施,而高层绝大部分都缺乏防护。一位与这户人家同栋楼同户型的业主告诉记者,孩子是从一个小房间的窗口坠下,“这个小房间一般用作小书房或者孩子的卧室,孩子可能是踩着桌子或床爬上窗台的。”

在不到两个月前,栖霞区就有一起5岁男孩从11楼坠亡的事故(快报曾有报道)。通过翻阅近几年的类似事件,记者发现,此类事件中,男孩占比是女孩的两倍以上;4至6岁是高发年龄段;下午到傍晚是高发期,而父母不在家的情况更是居多;坠落楼层多在3层以上。

对此类事故的原因,相关专家总结为两个方面:首先是家居设计上有问题,如高层的窗户、阳台未安装防盗网、防护栏等,以及将桌、床、椅摆放在接近窗口的位置。另一方面就是家长看护漏洞。

暑期已至,儿童普遍有了更多的独处和玩乐时间,除了坠窗事故之外,物品伤人、溺水死亡、交通事故等儿童安全事故每年都会发生,警方表示,这些安全隐患的确需要家长们多加注意,尽好监护职责。

见习记者 吴胤喆 现代快报记者 孙玉春

小小委托公证书 派上大用场

快报讯(记者 李绍富)美籍华人姚先生回国接受父母赠送的房产,可却发现自己现在是外籍人士,且当年加入美国籍时,名字变更的资料丢失,为此房产登记变更遭遇麻烦。后来,他通过办理公证,成功解决了麻烦。

姚先生早年从南京去美国后,加入了美国国籍。如今他父母年纪大了,希望把名下房产赠送并过户到他名下。不久前,姚先生趁假日从美国回南京,准备办理房产变更登记。却发现房产证上只能登记他早年的中文名称,而当年他人美国籍时,名字变更的资料已经遗失。

在房产局建议下,他来到南京石城公证处,准备办理一个声明书公证。可此时距离他回美上班时间只有两天,等他把手拿到手,再去房产局办理房产证,时间来不及了。南京石城公证处是建议他同时办理一个委托公证,委托家人或朋友帮忙去房产局取房产证。而声明公证,公证处帮他加急办理就行。后来,姚先生当场办理了声明公证和委托公证,并在回国前一天,把相关的资料送到了房产局业务窗口,安心回美国工作了。

石城公证

江苏南京市石城公证处

江苏南京市石城公证处网

址: <http://www.njscgz.cn>

总部: 中央路19号(金峰大厦七楼), 咨询电话: 83232607

迈皋桥分部: 和燕路258号(地铁一号线红山站旁), 咨询电话: 83170193

《寻子25年,母亲哭干眼泪;接力寻亲,妹妹找哥泪花流》后续报道

都说他长得像儿子 亲子鉴定却不吻合

寻子近30年好不容易有点线索,母女俩打算做二次鉴定



王玉莲一直留着4年前快报的报道 现代快报记者 邱雅真 摄

寻子近30年有了好消息

6月19日上午9点多,王玉莲在女儿陈新丽的陪同下,来到南京白鹭洲派出所。和她一起进门的,还有一对小夫妻及一名志愿者。“他可能是我儿子。”王玉莲指着小夫妻中的丈夫说。

关注现代快报的读者可能还记得,2011年2月,现代快报曾有一篇题为《寻子25年,母亲哭干眼泪;接力寻亲,妹妹找哥泪花流》的报道,其中的主人公就是王玉莲母女。

时隔4年,在寻子近30年后,王玉莲终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。“6月初,寻亲公益组织‘宝贝回家’的志愿者给我发来消息,说在安徽有个名叫陶涛的青年男子,很可能是我哥哥。”陈新丽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在志愿者的帮助下,陈新丽联系上了陶涛。交流中,陶涛回忆出的小学、住处等特征,都跟她哥哥陈新建的情况十分吻合。为了进一步确认,双方相约到南京做亲子鉴定。

听了陈新丽家的情况后,白鹭洲派出所伸出援手协助陈新丽一家做亲子鉴定。在派出所内,民警分别帮王玉莲、陈新丽、陶涛采集了血样和指纹,并交由法医部门进行DNA比对。

大家都说陶涛像她的儿子

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,采血过程中,王玉莲的手臂一直在抖。采集完成后,记者询问王玉莲是否哪里不舒服。“太激动了。”王玉莲说,当天是她第一次见到陶涛。她想去抱抱这个年轻人,但又有些害怕,怕他不是自己的儿子,怕希望又一次落空。

不过,这次见面和以往的认亲有着太多不同。“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丈夫的影子。”王玉莲激动地说。

陈新丽也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见过陶涛的人都说和她爸长得像。“我家邻居是见过我哥哥的,他们说陶涛很像,跟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。”陈新丽说,她把陶涛的照片给同事看,他们也说她和陶涛长得像。在派出所采集血样当天,民警也表示,陶涛和陈新丽有几分相像。

“儿子”对儿时记忆模糊

今年30多岁的陶涛,对小时候的事情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他回忆,大约8岁那年,自己不知道怎么乘车来到南京,又从南京坐火车去了安徽铜陵,然后去了芜湖。在那里,他被送往孤儿院,并在孤儿

院长大,一直到高中毕业。

眼下,陶涛在安徽滁州有了稳定的工作,而且已经成家,有个两岁多的儿子。对于自己的身世,他也没有找到任何真相,但多年来苦于没有任何线索。他依稀记得,小时候自己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,一年见父母也就一两次。由于时隔近30年,他已不记得父母的模样了。

而据王玉莲回忆,当年他们夫妻工作忙,确实将儿子陈新建放在爷爷奶奶处生活,这点和陶涛的记忆相吻合。

不愿放弃,欲做二次鉴定

昨天,现代快报记者接到陈新丽电话,称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,陶涛和母亲的DNA样本比对不吻合,这就意味着陶涛并非她的哥哥。对于这个结果,陈新丽的心情很低落,她告诉记者,母亲在得到这个消息后,受到的打击也很大,“整个人都‘魔怔’了。”陈新丽说。

虽然鉴定结果不吻合,但陈新丽一家还是不愿放弃。“我们打算再做一次鉴定,也许这次提供的血液样本不太好。”陈新丽说,她始终觉得不会有这么巧的事,为什么陶涛和自己的父亲长得那么像,却不是自己的哥哥。